



视点追踪

壁画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绘画活动之一,是传承古代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被称为“墙壁上的博物馆”,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史学研究价值。保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不只是保护一种艺术形态,更是研究中华文明根脉的方法之一。

日前,“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结项展览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崇德展厅)开幕。展览开幕以后,专家、学者、教授就中国传统泥坯壁画的发展进行了线上线下学术研讨。天津美术学院院长贾广健教授说:“今天我们集聚于此,是因国家艺术基金《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更是因敦煌壁画。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把我们紧密相连:它不仅默默地滋养我们的心灵,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时刻鞭打着我们,做一个有使命感的艺术工作者,牢记保护、弘扬、创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

传承中国传统泥坯壁画

保护“墙壁上的博物馆”

本报记者 徐雪霏



● 将壁画珍宝留给后人 培养专业壁画人才迫在眉睫

鸣沙山旁、月牙泉畔的一片断崖上,留存着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415尊彩塑。历经千年,几度兴衰,悠久的历史孕育出敦煌灿烂的文明,也为世人留下了最珍贵的艺术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瑰宝,敦煌壁画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代高超的绘画技艺,涵盖了从十六国北凉至元代的千年壁画,将近八个世纪的灿烂,留在了一个个洞窟中,是中国绘画当之无愧的基因库。

为了探究精美绝伦的敦煌壁画究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美术人、考古人前赴后继,坚守在这片荒漠上,一点一点揭开蕴藏在石窟中的秘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才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丝绸之路上的东方神韵”。

由于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国西北干燥地区,加之年代久远,如今莫高窟中的壁画面临起甲、空鼓、变色、酥碱、脱落等病害,现状令人担忧。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马强认为,敦煌壁画的临摹是敦煌艺术保存和传承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摹写对敦煌壁画艺术的风格、造型、色彩、技法的传承得以延续。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人才还太少,“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的意义便显得尤为重要。

据项目负责人、导师、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赵栗晖教授介绍,该项目自2019年6月申请,于2020年得到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批准,可惜受疫情影响,项目迟迟未能展开。2021年7月,坐在从敦煌回天津的火车上,赵栗晖接到了国家艺术基金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项目可以开展了。望着车窗窗外一望无际的荒漠,赵栗晖心潮澎湃,这一刻他等了太久。

近年来,敦煌壁画的热度逐渐升高,人们在感叹千年壁画精美的同时,也在担忧着它的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敦煌壁画或许会永远消失在人们眼前,但它的绘画技艺却可以世代流传,因此培养专业的壁画人才迫在眉睫。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内的多家院校都在积极申请人才培养项目,最终国家艺术基金选定了天津美术学院,能得到这个机会实属不易。而赵栗晖之所以如此坚持要申请这个项目,也与他个人的一段经历有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赵栗晖本科毕业后,进入天津画院从事美术创作。但探寻中国绘画的起源一直是他心中最大

的愿望,带着这份渴望,赵栗晖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初次进入石窟的赵栗晖,被眼前色彩绚丽、造型丰富的敦煌壁画深深吸引。站在洞窟中央,周身被壁画所包围,赵栗晖忽然觉得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

敦煌研究院当时正在进行一项国家级工程项目,要完整复制八个特级洞窟,这八个特级洞窟是从各个朝代中精选出来的,具有极高的文物保护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平时并不对外开放。恰巧在敦煌采风的赵栗晖在敦煌研究院老师的引荐下,见到了时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的李振甫先生。李振甫先生在看过赵栗晖的画后,问他,“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帮助我们完成这项工作。”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多么的幸运,赵栗晖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来,在这片荒漠中,面对着月牙泉,守着敦煌壁画,一画就画了两年。

敦煌壁画临摹专家邵宏江先生是赵栗晖的指导老师,从敦煌壁画绘制所用的材料到绘画技法,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邵老师的倾囊相授令赵栗晖感动不已,时至今日,赵栗晖仍觉得这段学习经历令他受益匪浅。

此次,“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赵栗晖再次邀请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的壁画专家李振甫、邵宏江、赵俊荣,以及对敦煌壁画有着深入研究的天津美术学院杨德树教授,担任项目指导教师,从全国报名的100人中选拔了15名优秀绘画人才作为培养对象,完成了线下31天的“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的授课计划。

赵栗晖表示“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旨在:一方面能够使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壁画绘制技法薪火相传,在现存壁画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用泥坯绘制技法复制壁画,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领略到数千年之久的古代壁画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壁画,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也为后人提供材质上的独特感受与材料研究依据,“这次挑选出的培养人才以高校教师为主,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将今天所收获的知识与技术继续传承下去,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世代相传。”

● 一代又一代美术人前往临摹 传承中国绘画艺术高峰的技术与人文价值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的游客争相来到这里参观,这里更是一代又一代美术人向往的艺术殿堂。这次“中国传统泥坯壁画专业人才培养项目”的线下课程就安排在这里,虽然已经不止一次来到

敦煌,但每次回到这里,赵栗晖总有不一样的感受。

站在曾经与之相伴两年的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前,赵栗晖感慨万千,回忆起当年在这里临摹壁画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当年在邵宏江先生的指导下,赵栗晖迅速掌握了壁画临摹技巧,随后李振甫先生安排赵栗晖进入敦煌莫高窟第220窟正式开始壁画临摹工作。

敦煌220窟开凿于初唐时期,由大唐朝臣郎翟通投资所建,此后三百年,翟氏家族世代守护着这个洞窟,至北宋年间,不知是何原因,这里的壁画被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层,画师在此地仗层上又画上了《千佛图》。随着风沙的侵袭,石窟中的壁画逐渐剥落。直到1944年,壁画修复人员才偶然发现220窟中隐藏的秘密,绘制于初唐时期的敦煌壁画才得以重现人间。

220窟的北壁绘制的是药师七佛以及宏大的唐代乐舞场面,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胡旋舞。赵栗晖所负责临摹的就是这幅最为精美的《唐代舞乐图》:“敦煌石窟220窟被誉为敦煌莫高窟唐代洞窟之首,这里的壁画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繁荣鼎盛的唐代盛景,也让我们感叹古人绘画技艺的高超。直至今日,美术界依然公认唐代绘画是中国绘画史的一个顶峰,例如我们所熟知的‘画圣’吴道子。220窟的画师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的绘画技艺在后人的看来,同样值得膜拜学习。”

受历史原因的影响,我国目前留存下来的唐代及唐以前的绘画真迹不足十件,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唐代画作也多为

后人复制而成。敦煌石窟保存下来的4.5万平方米壁画为我们提供了自北朝至元朝的佛教绘画真迹,填补了我国绘画史的空白,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及文化地位可见一斑。

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美术人在艺术的召唤下,来到敦煌,将这里的壁画临摹下来。也正是因为他们,才让后人能够在研究敦煌壁画时有了更多的参考和依据。

1941年,画家张大千来到敦煌考察,意识到这里是一座非常宏伟的艺术宝库,于是立即返回上海,变卖家当,自制纸张和颜料,在莫高窟摹写壁画两年多,大小临本近三百幅。

1942年,留学法国专攻西洋绘画的王子云教授率领西北考察团奔赴敦煌,开展了调查研究和摹写,摹写了一批各时代壁画代表作,完全按壁画现状忠实摹写。

1935年秋天,在巴黎留学的常书鸿偶然间在塞纳河边的一个小书摊上看到了《敦煌石窟图录》,一直十分推崇西方绘画艺术的他没有想到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我们的国家就已经有了如此高超的绘画技艺,这让他大为震惊,也坚定了要去敦煌的决心。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成了一辈子。1944年,常书鸿先生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不断进行着敦煌壁画的摹写工作。

时至今日,经过几代美术工作者70余年的临摹实践和理论梳理,敦煌研究院取得了对敦煌壁画造型体系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接续前辈们的工作先后完成了第249、217、220、3、275、419、45、276、320、285窟和榆林窟第29窟的摹写,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先后在国内外众多城市举办展览近百次。

马强表示,近三十年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工作都以整窟壁画的客观临摹为主要宗旨,现在的整窟临摹,是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跨学科、跨部门协作,数十人分工合作默契配合,发扬集体团队的凝聚精神共同完成:“段文杰先生曾说过‘临摹是一门学问’,临的感悟,摩的技艺,通过临摹能够表现出千百年来传承的艺术价值,不单是在艺术语言上,更是在人文精神层面上得到人格的升华。”

● 保护者与时间赛跑 利用科技留住历史赠与我们的宝藏

然而即使是再珍贵的东西,也终究逃脱不掉时间的侵蚀,风蚀和沙尘使窟内壁画迅速恶化,许多珍贵的壁画现已残破和变色。如何进行壁画的修护和保护工作,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2016年纪念敦煌莫高窟开凿1650年的业内研讨会上,专家们遗憾地指出,最多再过1000年,敦煌莫高窟壁画将会永远消逝在世间。

但仍然有一代又一代“敦煌人”坚守在这里,付出自己的一生,与时间赛跑,希望尽最大努力延缓敦煌壁画的消失。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1963年自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来到敦煌,在这里坚守了40余年,与爱人孩子两地分居长达19年,被誉为“敦煌女儿”。

上世纪80年代,樊锦诗有一次去北京开会,看到有人在操作电脑,那个人告诉她图像存储在这里就不会消失,这让她感到十分惊喜,她想如果能把这项技术引入敦煌莫高窟,那不就就可以将敦煌壁画“留”下来了吗?于是樊锦诗率先提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也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据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介绍,现如今针对壁画的常用检测仪器设备多种多样,包括显微分析、高清及三维扫描、色度分析、高光谱分析等各类光谱分析、X射线探伤分析、偏光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激光拉曼分析、扫描电镜分析、能谱分析、离子色谱分析、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等各类仪器设备。

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其他行业的新技术也逐渐运用到壁画保护中,如声发射技术、VR/AR技术、GPS/GIS/RS等信息技术。此外,在壁画保护修复中,各类新技术与新材料与壁画保护的结合以及壁画传统修复工艺材料的优化都是今后发展的重点方向,包括纳米材料、生物材料、石墨烯材料等新型材料在壁画修复中的应用;凝胶法、微乳液法等去除壁画表面失效材料等。

“文物保护需要依靠科技。”苏伯民说,“在保护方面,我们聚焦古代壁画、土遗址、数字化等方面的关键瓶颈问题。古人做壁画结构非常讲究,工艺和材料历经千年仍然精美,因此,只有从业十年以上的技工才允许对敦煌壁画进行修复。”

敦煌壁画是历史留给后代的一份珍贵的宝藏,多少年来,无数的“敦煌人”走上了寻宝、守宝、护宝的道路,但这份宝藏也会像生命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消失,我们无法永远地留住它,那就只能尽力从时间的手中抢回它,让更多的人能够见证它的美丽。

微博主要去分享

记者:这次《天津玩海的天花板》的视频,地点是如何选择的?

陈鹏:我经常去一些天津本地以及周边,能玩的游乐场、住宿一些地点。当时是在夏天,那会儿正是暑假,大伙儿也不能外出游玩,所以我给大家找到了这个可以玩水、简单游玩的海边。我觉得能让大伙少花点钱甚至不花钱,抱着这个目的去找到了这么个地儿。视频上线后反响挺好的,大伙也对这个内容比较感兴趣。

记者:您认为您的视频优点是什么?

陈鹏:“你好,天津”是咱天津本土的一个比赛,又是在说天津的人文、游玩、餐饮、娱乐,各个方面都有,正好就参加了。我拍的视频首先是地儿好,这个地方比较喜人。其次,大伙也不太知道这个地方,通过我的表达,能让大伙对这个内容感兴趣。也有网友介绍过这个地方,但不温不火,没达到宣传的作用,可能我的风格跟这个地儿比较契合。

我没有团队,一般现场即兴发挥。语言比较幽默,表情稍微有点夸张。怎么面对镜头?熟能生巧,慢慢的就能放开。

记者:拍摄中比较难度的部分是什么?

陈鹏:找合适的地点应该会比较难的,我有时在马路边溜达,有时网友帮我提供点线索。比如说今天想去拍这个地儿,但是到了后发现没什么特色,跟资料上查的不一样,就会白跑一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当初做访问量第一的那个视频时,我一边做一边想下一个视频做什么内容,现在回头看我都不知道这一年半怎么过来的。

在地点的选择上,主要是考虑时节。天津值得旅游的地方太多了,春天踏青,夏天玩水,秋

陈鹏 用N种方式玩儿转天津

本报记者 张洁

对话up主

在“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的入围作品中,短视频《天津玩海的天花板》由“开旅行社的陈鹏”发布,这是一位网红博主,他的账号主打天津文旅景区介绍,告诉大家哪里最好玩、哪里可以避免“踩坑”。在陈鹏的账号中,他真人出镜,用略微夸张的神态语言,加上快节奏的剪辑,介绍每一个游玩好去处。

天赏枫叶,冬天就找室内或是室外玩雪的地方。一年四季的美景都能在这座城市中观赏到。

记者:拍短视频有没有比较好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陈鹏:我一般用相机来拍视频,调整好参数,就跟手机一样。拍视频首先需要好的剪辑,其次得有自己的风格,再有,需要在前几秒就表达出你的中心思想,让大伙感兴趣。这几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记者:现在有没有推荐大家玩的好地方?

陈鹏:我觉得在三个方向,一是室内,您如果嫌室外冷的话可以在室内玩,室内能玩的只能偏向于亲子类。另外就是滑雪类,天津的滑雪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再有像节庆主题等打卡类的,这在五大道那里气氛比较浓厚。

记者:您对短视频行业怎么看?

陈鹏:短视频创作者很多,但优秀的创作者很少。现在大家拿起手机就可以拍,拍的东西不见得就能及格。我觉得大伙既然要是都想看,内容需要精益求精,每个人都认真的对待拍的每一条视频。如果想在众多的视频中脱颖而出,还得有自己的风格以及见解。如果一上来就光想着挣钱,要是抱着这种心态,我觉得这种事走不长远。做博主,归根结底是要分享,要无私无偿地去分享,而不是就想去“恰饭”接广告,或者是买东西带货,这样的思路是不对的。

能帮到别人很有成就感

记者:怎么考虑到做短视频的?



陈鹏:之前我开旅行社,也会经常拍一些游玩的视频,做博主也跟我的主业搭边。另外,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收入来源。因为疫情的原因,原本很稳定的旅行社业务,突然之间从100一下变成0,它不是循序渐进的变少,昨天还能挣100块,今天就是0,而且后面的日子都是0。我看不见头,所以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去尝试一些其他的行业。旅行社线上业务还在,但是实体店不干了,转线上了。

短视频从我认真持续更新到现在应该有一年半了。我第一个发的视频也是塘沽的一片海,这是第一个有认知度的视频,发完之后发现有人跟我互动,自然而然就想去尝试这个行业。

记者:做旅行社和做短视频,您觉得哪个对您来说挑战更大或者是收益更多?

陈鹏:自媒体收益会更多,因为这是一个方向,我传统的门店生意现在不太好做了,就算开门店,我也是靠互联网在零售,以前是靠微信,要说以后的大方向还是要靠短视频的。现在短视频确实挺火的,但它也有问题,那么多人想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最终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就得看目的和方法。

记者:做了短视频以后你有什么收获?

陈鹏:我收获了不少喜欢我的网友朋友,最大的收获是体现自己的价值,最起码在天津市有很多人出去玩,他会第一时间想到我,去看看我的视频,去看看我介绍过的地点,能帮助到别人很有成就感。比如东疆建设开发纪念公园,第一次发现这个美景地,通过视频给大家介绍出去,当时播放量就达到百万,让大家熟知了这个景点。

记者:您觉得在旅游方面大家如何能避开旅游中的“坑”?

陈鹏:从旅行社的角度来说吧,要是大伙选择旅游,反正还有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很多人抱着花小钱办大事的心态,这种往往都会踩坑。旅游当中有一些套路,比如说跟团旅游,假如说你报一个低价团,这些往往都是一些带坑的,比如带购物的,或者带自费的内容,它看似很便宜,其实它后面可能有陷阱。

记者:您的视频里记录了天津的美景,作为天津人,您心中的天津是怎样的?

陈鹏:我是天津人,我爱天津这座城市。我会继续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玩耍的地方,关注我的网友90%都是天津本地人,每当景区里碰见网友,大家跟我打招呼,说看到我的视频过来游览的,我听了十分开心。天津挺好的,我希望天津以后越来越好。天津的人文,天津的美食,天津的风土人情我都很喜欢,将来我打算拍摄的内容不只局限于天津,要走向京津冀。